

記留法同學對意外交的一幕

謝 康

毅成學長兄主編東方雜誌，囑寫歐游舊事，謹錄數則以應。見聞所及，事關重要，並非風月閒談。言俱紀實，可作留學史料。想主編及讀者或不以明日黃花見誚也。如有訛繆，識者幸足正之。

不勝感幸！

謝 康

民國五十六年端陽節，留法學長前駐意大使劉文島先生病逝於臺北，報章雜誌上曾有不少替他表彰的文字，同年十月下旬行政院通過請總統明令褒揚他，也可說是「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的了。五十九年端陽節，當他逝世三週年的紀念日，我因想到在他駐意大使任內留法同學組羅馬觀光團對意大利國民外交的一幕，追思往事，歷歷如在目前。因為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可惜人事匆午，竟未能抽暇執筆，寫點東西來紀念他。當茲重陽節近，風雨懷人，更深念舊之感。課餘稍暇，特將當年偕同留法諸學長到意大利觀光、開會，辦理國民外交成果，及與共產尾巴分子奮鬥經過情形簡略追述，以作劉文島學長暨「羅馬觀光團」同仁紀念。但因篇幅關係，只注重事實的記敘和評述，不作文學性的渲染和描寫，因此只可作留學史和國民外交史的一頁看，

而不似一般游記類的富有趣味的文學作品的性質，這是筆者得先向讀者深致歉意的。

當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聯成立於日內瓦麗夢湖邊，和平宮巍然聳峙，衣冠國際，儼然作為世界的都城。但因最富強的美國不允參加，而奉行社會主義的蘇聯，在意、德勢力抬頭，日本侵略中國東北、華北以後很遲地才加入國聯。於是當年參加國聯的只有英、法、意、日本，號稱四強，都是國聯行政院的常任理事（一稱常任會員國）。其地位約略等於今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任常任理事的五強。當時我國的國際地位，和日本比較至少差了一級。因為在國聯裡面，我們和他小國一樣，照規定總要問歇一次，才能够競選非常任理事。（但今天在聯合國安理會席位，我國和日本剛好倒轉過來，真是「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所以地位比常任理事國低了一等

。九一八事變，日本敢於侵略我們，也和當年的國際形勢及我國國際地位之低落有關。至於意大利雖號稱國聯四強之一，但在國力、軍備、經濟、工業、文化各方面，不僅比英、法差勁，甚至在軍事力量和工業方面，還趕不上後起的日本。羅馬大學的地位，也不及巴黎、倫敦、柏林，各大學。外國學生在意大利各大學畢業的寥寥可數。比較從前上古時代「條條路通羅馬」那種光榮，只能令人對殘碑遺蹟，發思古的幽情罷了。從這一點看來，中國和意大利兩大文明古國，或不免有幾分惺惺識惺惺，或同病相憐之感！

常言道：弱國無外交。又說：外交是國力的延長，這類的話，表示出一個貧而且弱的國家，在重現實不重理想的現代，不容易把外交辦得合乎實際的要求。我國在國府定都南京之後，雖然發奮圖強，埋頭苦幹，積極從事建國的工作。但

因不斷地受東鄰干擾、輕侮及軍事侵略的緣故，我們在國際關係上更不能不多求與國而少樹敵國。自東北被日寇佔領接着入侵華北，國勢日趨危急的時候，我國的外交方針，秉承 蔣委員長及國府行政院外交部的決策，一貫地以爭取國際援華制日加強反侵略的力量，為中心的工作。

回憶九一八以來，我們舉國一致認識日本是我們的頭號敵人，日寇除強佔東北，組織偽「滿州國」、發動二二八侵略淞滬戰爭外，並強迫我國簽「塘沽協定」及「何梅協定」，使華北情形「特殊化」，同時以飛機大砲的威力，着着進逼，使得我們山河破碎，國土日蹙，隨時有淪亡之憂。所幸我們在國聯集體安全的構想，及九國公約白里安開洛非戰公約共同維持和平互不侵犯的原則下，努力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我們這種國策，在以國聯盟約為基礎的外交上應該是得道多助；而當時日寇侵略行為却是失道寡助。它在「滿州國」的胡行亂搞，充分證明它獨佔中國的野心，和以前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斯汀生的「不承認主義」所代表的美國遠東政策，正相衝突。日本這種行為，不消說對英、法、德、意、比等國在遠東的利益，也完全是有害的。因為自十九世紀末年海約翰國務卿宣布「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以來，一直到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西方國家都願意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和中國繼續通商，自由貿易，以取得商業利潤，維護其既得權益。不料九一八以後，日本組織「偽滿」，進而擴大侵略，蔓延到華北和上海，想獨霸中國，關閉門戶

，排斥外國權益的野心，昭然若揭。這種行動，根本違反國際聯盟盟約，九國公約和白里安開洛非戰公約的精神，它一輩子橫行無忌，只知道己，不知有人，完全蔑視中國合法政府及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利益；當然為講和平主義集體安全的國聯擁護者及美國國務院所不容。於是國務卿斯汀生出版「遠東的危機」一書，強調中國的和平性為數千年亞洲安定的主要因素。中國民族必然奮起對抗外來的惡勢力，最後定能走上自由復興的道路，那是毫無疑義的。這是當時美國政府「不承認主義」的立場，完全符合我們的傳統國策和民族主義的基本精神的。

意大利當時雖在國聯行政院四強中，「敬陪末座」，而地位似不及其他三強，但慕梭里尼野心勃勃，欲擴充本國勢力，進而執歐洲國際坵壇的牛耳。一方面蓄意佔領阿比西尼亞，隨時準備向尼羅河上游擴張領土，並從各方面恢復羅馬帝國時代的光榮，建立中非洲的霸權，與英、法等殖民大帝國並駕齊驅。另一方面想從東方各國招徠留學意大利的學生，藉以提高羅馬大學及意大利對外的學術文化地位。

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意大利法西斯黨執政剛滿十週年，踏進十一週年的時候，日本軍閥正侵略我東北不久，希特拉剛上台，都想向意大利有所聯絡，對慕梭里尼刮目相看，恭維備至，也都走着法西斯的道路。於是慕梭里尼氣餒高張，雄心萬丈，咄咄逼人。這時期據說我們國內，震於意大利的聲勢浩大，全由於他底主義和領導有方，也有少數人向他學習，仿效他底褐衫黨褲喝

團，秘密組織什麼「藍衣社」(?)之類的團體。

純粹從反共立場和壓制共產黨的活動看來，我們今日毋寧為德、意兩國獨裁政權的失敗表示惋惜。至於在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出兵阿比西尼亞以前，我國和意大利的反共立場相同，邦交素睦，對日本侵略東北，意大利政府一向同情我國的處境，這也是我們願意和他交往的一個原因。劉文島才氣縱橫，長於詞令，個子高大，聲若洪鐘。適於此時奉 領袖特達之知，派駐羅馬，主辦對意外交工作。他對中意邦交，的確有所增進，即就中意兩國使館升格為大使館一事，對當時確屬創舉，開中國外交史上未有的先例。也就可以證明他努力已有結果了。特別是一九三三年冬，中國留法學生(包含少數幾名留歐洲其他國家的中國同學)一百七十餘人集體赴羅馬觀光這次的國民外交工作，劉文島實有居間聯絡之功。如今年事隔三十餘年，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劉大使及若干同游者如尹華公、蕭石君等已作古人，誠令人不勝感慨系之了。

回想我留歐洲前後十一年餘(從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九)，所接觸的外交界前輩和朋友們，合計不下百數十人，就中給我印象比較深刻或接觸比較多的，除劉文島外，有顧維鈞、郭泰祺、錢泰、金問泗、程天固、陳介、胡世澤、蕭繼榮、胡慶育、劉鎔、陳定、謝東發、楊光注、汪孝熙、王芃生、郭則范和陳雄飛、吳本中、張兆、黃正、蔣恩鎧、陳宗鈞諸位。上述這些位先生，我對他們都很敬重，也保持着相當的友誼和好感。

而對於劉文島，他並非同時和我在巴黎或日內瓦，而我對他念念不忘，則因為羅馬觀光團這一幕，乃由於他替我們聯繫所促成。

※ ※ ※

這一幕似閃電戰的國民外交，應簡單從巴黎中國書報社說起。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一九三二），以留學生數百人為主幹的巴黎華僑二千餘人，在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策動下，先有「旅法華僑抗日後援會」，稍後有「巴黎中國書報社」的組織，在未有巴黎中國學生會這個團體以前，當年中國書報社（以下簡稱書報社），實兼有中國留法學生會這個地位。因為書報社的組成分子三百餘人，十分之八九，都是學生的緣故。關於書報社的情形，當另文加以報導。

就記憶所及，由一九三二年冬發起組織書報社起至一九三六年秋我到日內瓦國聯服務時為止，將近四年期間，我經常替書報社工作，由於朋友們的服務熱忱，（現任外交次長陳雄飛，及臺灣觀光協會秘書陳貫，臺大教授袁世斌先生等，均曾任書報社理事。）建立本社在僑界的信譽。並使本社不負留學界之託，完成了羅馬觀光團的光榮任務。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日我在書報社值日，接到羅馬市政府和意大利全國學生總會聯名發出邀請參加「羅馬週」（La Semaine Romaine）及東方各國學生會十二月下旬在羅馬開會的請柬。這請柬是由我國駐意使館轉送駐法使館，再由駐法使館交來的。當時請柬上寫明請派代表四人

赴意大利出席。經本社理事會開會討論，認為可能參加的人很多，而名額太少。因為免費招待旅遊羅馬一星期至十天，參觀意大利近年來的進步實況，參加東方各國學生代表的聯誼工作，並趁便作國民外交活動，這原是多數留法同學的願望。而聖誕節前後，正是學校假期，大家都有空閒時間，也許有興趣去意大利旅行觀光的人可能不少，因此名額的分配，殊感困難。如果書報社不將這個消息對外宣布，僅僅由本社派人赴意參加，那似乎未免自私，也可能招受物議。我們商量的結果，先請我駐法使館電知駐意使館請其迅與意方接洽有關名額問題再行計議。旋接覆電，意方表示名額無限，一體歡迎，均作為羅馬市政府的嘉賓。同時意國學生總會代表及東方學生會籌備會代表波斯及印度籍學生共三人前來巴黎，親到書報社轉達意方邀請及招待的誠意，敦促我們如期前往，多多益善，他們已準備作盛大的歡迎云。本社於是將消息公佈，訂定辦法，徵求報名，不到三天，參加者已超過一百六十人，於是組成觀光團。（初名「羅馬參觀旅行團」）分二十小隊，有正副隊長，由籌備會召開團員大會選出觀光團總隊部幹事會，授權辦理觀光團同人出入境簽證及有關事務，對外代表本團接洽一切。並通過到羅馬後對東方各國學生會會議，及意方邀請的各種集會包括歡迎會、演講會暨法西斯十週年政績展覽會等，全體團員應一律參加，熱忱合作，以保持團體行動精神，而維信譽。散會後留里昂及英、德、比少數同學來函報名參加，團員人數增加為一百七十餘人。

一九三三年即民國二十二年（九一八事變後兩年餘）十二月十九日晨八時，觀光團全隊人員浩浩蕩蕩，由巴黎里昂車站乘快車出發，經里昂時有幾位同學登車加入隊伍，昏夜中火車經法意兩國邊境摩丹納（Modane），換乘意方所備的專車。但因列車於深夜經過亞爾卑斯山區，地勢高寒，加以十二月冷天氣候，部份車廂，沒有暖氣，氣溫大概在攝氏零度以下，車中冰塊結集，走動時頗易滑跌。同人中尤其是女同學極為痛苦。幸而火車愈向南行，漸見陽光，經Genes、比薩、米蘭等地後氣溫亦漸和暖。二十日下午三時抵達羅馬車站，羅馬市長及其秘書長，意大利學生總會代表，東方各國學生會代表，新聞記者多人，劉文島大使暨全體館員，均到車站歡迎，照相數張留念。同人等然後集體到駐意使館參加酒會，劉大使懇切致詞表示歡迎及慰勞之意，同人至感興奮。酒會後用抽籤方式，分配各人所住旅館房間，並由意方招待員備車送我們到旅館休息。（一百七十多人，分住三間大飯店，雖同屬頭等房舍，上等飯餐，而房間究稍有大小或好壞的不同，抽得什麼房間，本來全憑機會或運氣，但仍難免有人發出怨言。於是我們幹事會同仁，儘量將自己抽得的較好房間讓出和不滿意者交換。）一宿無話，以後一連九天，由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九日，所有團體活動節目，已於第一天晚上經由本團幹事會同仁會同我大使館及意方代表鄭重商談決定如下：

1. 向無名英雄紀念碑獻花圈致敬。
2. 分日參觀羅馬名勝古蹟。

3. 參加羅馬市政府歡迎大會，並聽首相慕梭里尼演講。

4. 參觀法西斯黨十週年政績展覽會。

5. 參加東方各國學生會開幕典禮及會員大會。

6. 參觀梵諦岡教廷，謁見教宗並訪問傳信大學。

7. 訪問羅馬大學及若干文化機構。

8. 觀羅馬歌劇館演劇。

9. 和意大利學生代表開座談會，主題為「促進中意邦交和文化交流」。

10. 舉行記者招待會。

11. 聖誕節日，分別參觀羅馬各大教堂，並自由參加教堂午夜彌撒。

12. 廿九日自由活動，即晚乘晚車離羅馬，返回巴黎。

以上這些活動節目，我們都照預定計劃進行，其中對國民外交最有幫助的為第一、三、四、五、七、九、十各項。當進行第一個節目時，全體同人分乘六輛大旅行車出發，於將近到達無名英雄紀念碑附近時，我們下車列隊步行。行列整齊肅穆，羅馬市民圍觀者甚多，給他們很好的印象。因為他們從來未見過這麼多的中國人列隊向他們的先烈致敬。當我們獻花後重新上車時，他們多報以掌聲和喝采。當進行第三、四個節目時，在會場上，以東方各國留學生計算，我方人數最多，幾佔全場人數的一半左右，陣容整齊，秩序井然，一進一退，都自然合度，（因為我們是分隊行進的，而且大家都顧面子，始終能合作無

間。）慕梭里尼臨場及演講時，似乎深為我方的良好表現所感動。羅馬及全意國報章，屢加以描寫和讚揚：認為我國真不愧為文化悠久博大的東方領袖國家，並且說我等此次團體旅行羅馬，並促成東方各國學生會的組織，不僅是空前的盛事，抑且提高羅馬大學文化地位，將必可與巴黎、倫敦、柏林各大學看齊。對中意邦交及文化交流，亦有相當幫助云。

本團在留羅馬期間，經常與意大利通訊社及各大報記者保持聯繫，聖誕節前夕，我們曾用我國大使館舉行「新聞記者招待會」由陳雄飛同學（現任外交部次長）代表本團同人報告最近兩年來日本侵華實況及其荒謬宣傳種種，希望意方本着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的基本精神，主張公道，制裁日本的野蠻侵略行動，以維持國際正義及和平；何況我國和意大利邦交素來和睦，基於兩國邦交親睦的這個事實，我們留法學生這次才應邀前來，作大規模的集體親善訪問，這是留歐學界空前的創舉，也是貴我兩國很值得紀念的一回大事，我們於感覺榮幸之餘，很願意聽到貴國新聞界正義的呼聲，並藉以加強我們彼此間的友誼。末了大家舉杯恭祝兩國的偉大領袖健康萬歲，並祝意國國運興隆，恢復羅馬帝國時代的光榮。報告完畢，掌聲雷動，有些記者提出問題，我們分別予以答復，反應相當良好。第二天早上，羅馬、米蘭各大報紙，均用大標題專文紀述招待會經過，認為是很成功的一次云。

當我們要前往梵諦岡的前夕，有些同學思想左傾，有些同學不願意行下跪禮，表示不願參加

。以致次日謁見羅馬教皇時，人數只有九十餘人。這次少數同學，放棄極難得的機會，我們真替他們惋惜！普通人要得教皇在聖彼得大教堂正中三層露台上出現兩三分鐘時間，替他們祝福，必須預先甚至隔夜在聖彼德教堂前廣場上守候，等候教皇出現時，密密麻麻的人羣，萬頭攢動，真不容易看清教皇的面貌呢。可是，我們這一羣，由羅馬市政府預先接洽妥當，安排好時間，屆時由市長陪同前往謁見教宗庇護第十一世。在一個大廳上接見，所謂「下跪，」也不過坐在光滑美麗的地板上稍稍屈膝表示一下而已。教宗用法文對我們談話將近三十分鐘。大意表示他對中國文化的景仰和中國目前處境的同情，而反對日本侵略，自然是弦外之音了。我們聽完之後感覺非常興奮。接着由教廷人員，帶我們參觀施施延、博物館、圖書館及傳信大學（這是在于斌樞機主教曾經肄業的地方）。留給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尤其謁見教皇一次，令我終身不忘，如今事隔三十餘年，教皇已換了三位，而我還能健在，並且還剛在「人生開始」之年，我要感謝教宗庇護十一世給我們的祝福！

十二月廿九日晚間，觀光團任務完畢，離開羅馬，劉大使、羅馬市長、外交部代表、意國和東方學生會代表等俱到車站送行，我雜在人羣當中，站在月台，看大隊人馬，安全離去，我的工作僥倖告一段落。但我因辛苦了將近一個月，和幾位朋友，自費改道到意大利若干城市游覽幾天，經熱諾亞（哥倫布的故鄉）、蒙特卡羅、尼斯，馬賽等地回巴黎。

此次本團同人在羅馬逗留十天，備受意方招待，照預定計劃，完成任務，實屬榮幸！除以電報表達對意國的感謝外，我們也感謝我駐法、意兩大使館及印度、波斯留意國的學生代表。我們巴黎中國書報社理事會同仁很滿意留法學界大多數人的合作，感謝我駐法總支部事後的支持。

我們最感覺興奮的一件事，是在大隊離開羅馬後兩天，羅馬各大報同時發表署名慕梭里尼同情我國指責日本的專論。慕氏未顯達以前，曾充小學教師及新聞記者，能說能寫。這次他緊接着我等羅馬觀光之後，發出正義的呼聲，指斥日本軍閥，強佔東北，組織偽滿，破壞國際正義及遠東和平，殊屬不智。該文義正詞嚴，為九一八事變以來，歐洲各國元首中最公道露骨的一次表示，識者認為是我們觀光團這次國民外交最大的收穫，也可說是劉文島大使又一次的正式的外交成功（兩國使館，不久即實行昇格）。顧維鈞大使因此誇獎我們，在國聯工作的吳君，曾將該文剪貼寄來，並發電給書報社致賀，這可說是一次僥倖的意外收穫吧！

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三丈。」「名脩而誘興，德高而毀來。」一方面愛國人士正慶幸中意邦交的增進，認為我們不虛此行，而劉文島「出使四方」，也算「不辱君命」。他方面中共匪幫的特務或同路人張仲臬、韓素功及曹某、胡某等於滲入觀光團同游羅馬之餘，暗中散播謠言，挑撥離間。深怕以國民黨同志為中堅的巴黎中國書報社僑界服務，獲得多數同學支持，和共黨作

對，不利於該黨工作的推進。乃於本團返抵巴黎後的幾天，翌年一月初旬，即發出匿名傳單，自稱「懲戒不良分子拍賣留法全體同學人格委員會宣言」，內容荒誕無稽，對書報社發起觀光團，痛加詆毀，尤其集矢於我和丘河清、蕭石君、陳雄飛、劉振武等數人。同時歐洲各大都市有匪諜特務的地方，都分別印發中文宣傳品，攻擊我們，並持續達一個月之久，我等的名字，為旅歐僑胞所認識，也是由於他們宣傳的緣故。他們當時的口號是：

(一) 蔣□□是慕梭里尼的幫兇！

(二) 劉文島是慕梭里尼的一等走狗！

(三) 謝康是慕梭里尼的二等走狗！

(四) 打倒刮民黨藍衣社！

(五) 接收巴黎中國書報社！

(六) 請法國政府驅逐謝康、陳雄飛等五人出境。

(七) 請我國駐法使館轉報政府取消謝康等官費留學資格。(同時他們寄發文書，分別向我們領取官費的政府機關控告。事有湊巧，我的廣西官費，當時剛好停發了一季。據以後查悉，似由於我少寄一次留學報告的緣故。)

他們這些卑劣無賴的手段，我們本可以不予理會，但為免除誤會明白是非起見，不得不作正當防衛，給予相當的還擊，讓同學和僑胞們作公平的判斷。我們當時採取一貫的民主方式，先後召開書報社社員大會及留法同學聯合大會，公開討論有關的問題；並印發「羅馬觀光團」報告書

，以明真相。我們於舌戰羣小之餘，兩次表決，俱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結果由同學大會發表宣言，嘉勉我們在羅馬十天的國民外交活動。粉碎所謂「拍賣人格會」的宣傳攻勢！

經過這次辯論之後，我們立場的坦白，態度的光明，服務的熱誠，國民外交工作的努力，已為大家所共喻共諒。我們不敢說有功，但求無過，而劉文島大使折衝樽俎為我們多方聯絡，彌足感念。所謂「弱國無外交」，這裡可得一個有力的反證。中意邦交的睦誼，這時已達到了最高點，直到一九三五年夏，才走下坡。因為意大利進軍阿比西尼亞，國聯行政院及大會通過對意制裁，我國代表團站在國聯反侵略的立場，也不得不投票贊成制裁，中意邦交，因此受一次嚴重打擊。到了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它並且勾結德意兩國，組成所謂軸心集團——柏林、羅馬、東京軸心。直到二次大戰結束，中意才重新恢復邦交，那是後話。「迴黃轉綠無了期，世事反覆焉可知！」中國習慣以三十年為一世紀，如今回憶一九三三年的往事，超過了一世紀的三分之一，能無感慨？試想許多認識的知名人物或不甚知名的朋友，都已離開這個世界；庇護十一世學問淵博的教宗，慕梭里尼一世之雄，劉文島外交俊傑，而今都安在哉！若論國際大勢和我國地位變化之大，俱為歷史所未有。同是極權政治，而法西斯垮台，共產黨代興，而且後者為禍人類之烈，更非法西斯主義所能比擬！莎士比亞曾說：「意外事常常到來」，明天的世界變化，又有誰能逆料呢？